

武夷新语

牛郎织女雕塑为何被批“又丑又贵”

□彤彤

近日,很多媒体报道了河南省鲁山县斥资715万元建造的一座牛郎织女雕塑翻车的新闻。

这座牛郎织女雕塑于今年七夕节在河南平顶山鲁山县揭开面纱。鲁山自称希望借此打造旅游招牌,展现作为文化、旅游之城的新形象。但是,这座雕塑亮相后,被网友吐槽“又丑又贵”,后又发现这个雕塑与2021年竣工的长沙“湘江女神”雕塑极度相似,还远不如“原版”精致。

大型城市雕塑作为城市公共场所中的艺术品,是城市环境的组成要素,是城市文化品位的集中反映,是城市精神风貌的重要标识。随着群众对城市文化、公共艺术的认识和需求不断提高,各地建设了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优秀城市雕塑作品,在营造公共环境、提升文化品位、塑造特色风貌等方面发挥了良好作用。但与此同时,一些城市雕塑

存在品质不高、题材不适宜以及与周边环境不协调等问题,特别是一些地方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偏差。

大型城市雕塑还涉及城市空间的美的创造问题。城市空间中的美由两部分组成,一是历史的美,二是当代的美。然而,城市的这两种美现在却都有失落的风险。就像作家、文化学者冯骥才所说:我们现在的公共环境,是商业文化带来的问题,我们的城市中充满了“土豪”式的审美,浅薄、炫富、庸俗,城市的历史美被破坏殆尽,城市的建设缺乏文化的气息、艺术的气息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曾发布《关于加强大型城市雕塑建设管理的通知》,其中指出,严禁以传承文化、发展旅游、提升形象等名义盲目建设脱离实际、脱离群众的大型雕塑。

关于城市雕塑的审美问题,这几年来一直是文化媒体和社会公众关心的

话题。对于城市雕塑,是从纯艺术的角度看待,还是要更多考虑它涉及的历史传统、社会影响和人们的文化心理?

在城市生活空间布置城市雕塑作品,这不是某一个雕塑艺术家个人的审美行为和艺术趣味,也不是某一个社会组织的文化或者其他行为,而是应该考虑到这种文化行为对城市生活环境、文化环境的影响,给社会受众在心理上、道德上、审美上、情感上带来哪些影响。

这也使笔者想到一些西方国家对待雕塑艺术的做法。一般公共空间放置的雕塑作品,还是以唯美为主,重视雕塑的审美品位,并且要考虑到这样的艺术作品是否受到城市大众欢迎,是否达成了与城市公共环境空间协调一致的风格。

如今,一些地方的城市文化建设发展很快,但是,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了城市文化建设中出现了“城市病”,这表现在城市雕塑的创作中,出现了一些恶

俗、垃圾式的东西,不仅损害了我们的城市文化建设,更损害了城市雕塑文化的价值与作用。

我们一般是把城市雕塑看作是城市的“公共艺术”“景观雕塑”“环境雕塑”,这告诉我们,城市雕塑是作为“景观”、作为“艺术”出现在我们的公共生活空间的。其重要审美作用就是,体现城市的文明、城市的艺术气息,更是让人们在生活的城市中能够发现美感,感受到艺术的熏陶,带给人们美的享受,传达其在至真至纯的思想,符合人类最核心、最本真的人文精神。

雕塑建筑是一座城市共同精神的物化,它必须建筑在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。在城市文化建设中,我们必须摒弃功利主义的目的,坚守城市雕塑的思想性、公共性、艺术性等价值。这样,我们的城市中,那些追求人文精神的创造性的雕塑建筑,才会不断地涌现出来。



心灵驿站

茶香

□秋枫

武夷名山自然生长灵草仙茶。这“灵草仙茶”便是性温而不寒,蕴含“香、清、甘、活”四大特点的武夷岩茶。唐朝元和年间,武夷岩茶就以研膏茶的形式被冠以“晚甘候”的美称人驻达官显贵富豪之门。到唐光启年间,研膏茶改用香料配制成高贵的饕餮礼品腊面茶,继而又研制成“白金之髓”的京挺茶。北宋初年,朝廷置龙凤横印,遣使到建州监造团茶,龙团凤饼茶从此诞生。崇安建县后,武夷岩茶独步傲立茶坛,加之范仲淹、欧阳修、苏轼、梅圣俞等诸多诗人墨客的宣扬及各种茶事活动的兴起,武夷岩茶声名远扬。到元朝年间,在武夷山九曲溪四曲溪畔创设皇家焙茶局,称之为“御茶园”。自此,武夷岩茶正式成为献给朝廷的贡品,每年精制的龙团饼,沿驿道递送进入京城。“御茶园”前后历经255年,到嘉靖年间(1557年)，“御茶园”因疏于管理而荒废,就此结束了贡茶的历史。

告别了“龙团凤饼”的时代,结束了“石碾轻飞瑟瑟尘”的茶叶制作历史,“世间绝品人难识”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,武夷岩茶开始走红世界。要是诗人林逋还活在当今,他的《茶》诗或许会写成这样:“九曲乌龙入凡尘,乳花烹出武夷春。世间绝品名扬远,岩韵飘香忆古人。”那就别有一番新意了。

初夏,阳光特别充足且没有杀伤力,雨充露沛,阳台上摆种的多肉植物似乎身子骨都壮实了一些,我忍不住用手碰碰捏捏,还搬了把小椅子坐下来一端详。

首先吸引我眼球的是紫乐,它的叶片是橄榄球状,整齐排列呈莲座形态,重重叠叠,玲珑优雅,亮丽的玫紫色在多肉群里光彩照人,格外突出;宝珠的植株也是莲状,但叶片更为肥厚,体型更加短窄,是橙黄色的,丰满圆润,有种果冻感,很是可爱;雀巢正面是银灰色或蓝灰色,上面带有褐色斑纹,像麻雀的外表一样,叶缘呈不规则的波状齿,反面可能是背阳,居然是灰绿色并披着淡淡的白粉,真是神奇的存在。

相比颜色鲜艳、形状奇特的伙伴们,玉露显得更为低调,整体呈绿色,叶片尖部偏白并带有条纹,像抓紧的五指,身形娇小躲藏在角落里,被比它高大的花叶遮挡住,不认真看是不会发现的。只见它才婴儿拳头般大小的身体里居然抽出长约十几厘米的枝条,枝条是乳白色的,表面带有细微的毛絮。在整根枝条的二分之一处到顶部交错长出了些花梗,由稀到密,稀处的梗上挂了几个花芽,较大的芽上已经有了苞儿,呈现出随时准备开放的态势。网上查阅了有关知识,才知道长出来的枝条叫“花剑”,一个很特别的名字,是因为形态细长如剑,还是因为似剑般笔直挺拔,不得而知。

隔天一早,我特意来探一探它的花。果然,松散的总状花序上开了有六七朵,花朵不大,大概只有指甲盖大小,与吊兰开的花十分相似,花瓣边缘带有明显的线条,微微往外卷,颜色非纯白,有些淡淡的紫色点缀,精致得像小女孩连衣裙的蕾丝花边。整条花剑相比昨日弯曲了些,应该是上半段开花增加了它所承受的重量所致。

再过了一两日,我对比之前拍的照片,发现整颗玉露都开始有些消瘦,颜色由绿到黄白。原来,玉露长到会消耗大量营养的,为了保证玉露颗大肥硕,很多养花人会将其长到在刚冒出来时直接剪掉,何况我还让它开出了这么多花。

“父母皆艰辛,尤以母为笃”。玉露有着母亲般的伟大,为繁衍后代并供其生长开花,牺牲自己的养分。我动手移开边上的花草,惊奇地发现,眼前这不起眼的玉露底部冒出了第二根长剑芽。

9月新人 元光美,1989年生,福建光泽人,作品散见于报刊。本文为新作之二。



游目骋怀

古厝

□黄河清

趁秋日艳阳,去探访坐落在闽清的古厝——旗杆厝。阳光透过参天的大树枝丫,在古厝前的小道上斑驳地洒下点点金光,让人有一种迷离的穿越之感。远远望去,旗杆厝坐落于一处半山坡上,依山而建,坐南朝北,近3000平方米。古厝背枕独角仙峰,面览绿野青山,主体建筑由正厝和横厝构成,左右对称,四平八稳。每进建筑,错落有致,气派非凡。

沿着青石台阶缓缓而上,一座端庄大气的门厅映入眼帘,门厅的上方悬挂着“御前侍卫府”金底黑字竖匾。站在门前远眺,有单吾山、天吾山两峰对峙,并有形似金印的寨顶山置于横案山上。再远处群山相叠,酷似笔架,其左右两侧山势延伸逶迤,如凤凰展翅,跃跃欲飞。步入门厅就是旗杆厝的正厝,只见前埕左右两旁各竖立着一对双斗旗杆,在青石旗杆碑础上,分别刻着立碑主人所获功名和立碑时间,两根木质旗杆高约10米。据说这对双斗旗杆为光绪皇帝御赐,旗杆厝的称呼便由此而来。

这座旗杆厝是由詹氏始祖詹希质始建于清乾隆三十八年(1773年),距今已有250年的历史,原取名为“新厝”,直到1877年,该厝诞生了一位武术神童詹绍安,这个家族的历史被改写。詹绍安从小热爱武术,一路披荆斩棘,23岁时参加了丁丑科的殿试,并高中进士,赐进士及第,并钦点为御前三等侍卫,乾清门上行走,及赏戴花翎。因后来曾保护过光绪皇帝,帝赐其双斗旗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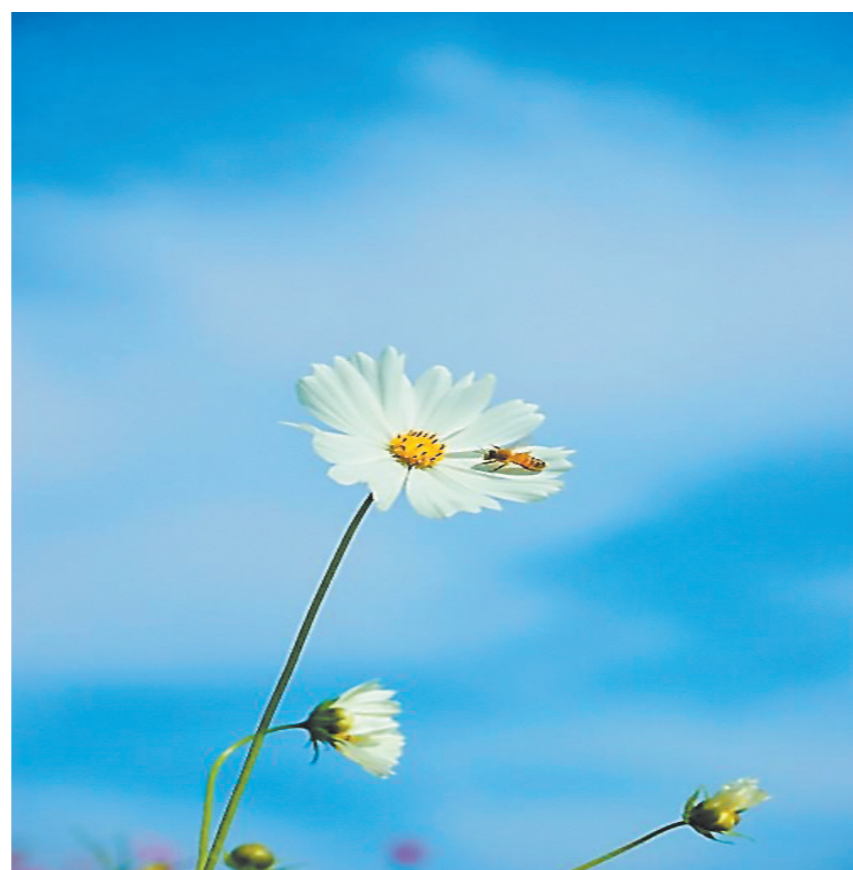
由第一门埋台阶而上进入正厝大厅,门厅左右各为回照,后为内庭天井院,这里放置有一块巨大的石头,形似

秤砣,这是詹绍安年轻时练功的石头,重达300斤。天井两侧各做书院三直六间,正厝面阔七间,进深七柱,穿斗木梁架。圆梁方枋层层叠叠,纵横交错,斗拱雕花异彩纷呈。雀替双面镂空,多为雕刻“凤朝牡丹”“莲花鹭鸟”,寓意吉祥富贵、一路连科。梁托木雕刻“鳌鱼”,传说鳌鱼有龙头、鱼身,并且带有四个脚,装点柱梁之间,寓意海出蛟龙争做上游。梁枋之间有一段瓜柱,瓜柱下端制作成垂花柱头,被精心雕刻成一层又一层的花瓣,似盛开的莲花。窗棂上雕刻有梅花、仙桃葫芦、石榴等种类繁多的优美图案。我惊叹于一块块没有生气的木头,千刀万刻之下反倒显出诗意来。每根柱子,每个窗棂都如同一幅优美的立体画,线条粗细有致,形象栩栩如生。

从大厅往右侧,就是横厝之所在。东西横厝各做上下两个单元,单元内四周围合两层结构,形成小天井院落。横厝单元或通过门洞,或以横弄可隔可通,贯穿全厝,布局巧妙,合理实用。在横厝后院,从山上流下的水流还在源源不断,这股股甘泉孕育着世代詹氏子孙,也灌溉着祖厝正门前的百亩桑田。

抬眼望去,硬山顶的防火墙,高大雄伟,黑白辉映,高低错落有致显得明朗俊雅。墙垛处雕刻着形象逼真的珍禽异兽。近前,但见粉墙上画满了墨绿的青苔,瓦椽间飘摇着青翠的野草,彩绘滴檐也残缺不齐,而马头墙仍不失仰天啸傲高昂之势。

蓝天和古厝之间,云在悬浮飘动。阳光一会儿在它面前,照出凹凸的曲线;一会儿在它后面,勾出金色的边缘。古厝不仅赐予人间生命的延续,也带给人们深邃的思考和念想。古厝的美丽与残破同样惊心动魄,但永远承载着后来人对往事的赞美与敬畏。历史是那么遥远,远到几乎无力去陈述;历史又仿佛就在昨天,与一块块出砖入石的古墙对视。既然生命都无惧枯萎,作碑的石头也被风化,何盼土木之躯的古厝不朽?其实从来不曾断离的是祖先绵延的香火。虽然一代又一代的子孙早已把生命的根须从古厝里分爨出去,伸展到世界的角角落落。然而,即便是一块青砖、一捧黄土也始终牢牢地拴系着水与水的亲缘,就像一棵大树,不管根延伸到哪里,永远都有它的血脉。



诗路花语

蓝色的身影

——给蓝天救援队

□简清枝

当你扑向江流的深处
当你奔波于迷失的街头
当灯火如幻的午夜
每一个人的脸上写满争分夺秒的焦灼
蓝色的身影
正打捞生命摇摇欲坠的脆弱

当你奔波于风雨交加的夜晚
当你行走于危若悬崖的高楼
当平静如水的守候
每一次一呼百应风驰电掣的集合
蓝色的身影
正托起生命不容置疑的尊严
有一种坚定的呐喊:
请一直相信下去
相信我们全力以赴的执着

蓝色的身影
不离不弃的承诺
天空般的广阔
它是一支没有羁绊的队伍
它是平凡英雄,大爱担当

蓝色的身影
赤诚勇敢的拥抱
云朵似的绵柔
它是城市众多温暖中的一朵
它是万家灯火,人间值得

随笔

善可为法,恶可为戒

□宋志坚

的高太后“召用马、吕诸贤,罢青苗,复常平,登俊良,辟言路”,使“天下人心,翕然向治”。元祐八年(1093年)九月,高太后去世,哲宗亲政,一切都翻了烧饼,连年号也先后改为绍圣与元符。元祐年间召回的老臣,如司马光、吕公著等早就去世了的,不但追夺“赠谥”,而且官职一贬再贬;活着的如文彦博、范纯仁、范祖禹、吕大防、苏轼等,则以各种不同的罪名或贬或罢,驸马都尉张洎因元祐初上疏赞登司马光而削夺留后职掌。元祐年间刚刚编撰不久的《神宗实录》也重新编撰,王安石重新配享神宗,蔡确被迫尊为太师。章惇、蔡卞、蔡京、黄履等则升官晋爵,弹冠相庆。

在这样背景下读宋哲宗与章惇对话,或许会看得更加清晰。章惇说的当然没有错,“取其善者”可谓常识。可谓常识的东西,在宋哲宗赵煦的眼里却成了一个问题,这就发人深省。按照绍圣、元符这几年中所做的,可以用“元祐也有可取的吗”这句话来

反问,但宋哲宗此问显然不是反语,他是问得很真诚的,也没有把“元祐”当作是自己的年号。宋哲宗亲政之时不到十八岁,立马就“翻烧饼”的事,他未必做得出来。《宋史》称,这都是“照、丰旧奸……卒假绍述之言,务反前政,报复善良”。所谓“绍述之言”,大概是要哲宗子承父业。哲宗会问“元祐也有可取的吗”,既是元祐老臣只将他当作小孩的心理反弹,也是“照、丰旧奸”给他渗透操控造成的结果,包括那位表面上说“取其善者”的章惇。

章惇确实是很卖力的,重修《神宗实录》,编撰《神宗帝纪》和《新修敕令式》,都是他的杰作。所谓《新修敕令式》,“修”的是元丰时的“敕令式”,他当然以为元祐时的“敕令式”不“新”,才去“新修”元丰时的。那条“元祐敕令”是一不留神溜进去的还是用心良苦来替元丰装饰门面的,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。“取其善者”云云,或许仅是章惇虚晃一枪而已,当不得真的。

关于元祐之政之优劣,或有争议。此处不再议论,我只想谈,“元祐”也有可取之处。之所以给“元祐”二字加了引号,乃是因为它只是前任或前朝的代号。我们同样也可以说“元丰”也有可取之处。后人应当以前人之善为法,以前人之恶为戒。不仅是前任,对于前朝也一样。

“善可为法,恶可为戒”这八个字,出于《资治通鉴》最后的“臣光曰”,然而,这几乎也是历代编史者的指导思想。别的不说,就是《宋史》的编著者脱脱与阿鲁图,在《宋史本纪》最后一篇的“赞”,评说宋代三百年历史:“赵宋虽起于用武,功成治定之后,以仁传家,视泰宜有间矣。”肯定宋朝以仁义治国,而使南北两宋延续三百余年。同时又指出宋代“仁义治国”之弊:“然仁之蔽失于弱,即文之蔽失于懦也。”《宋史》的编著者脱脱与阿鲁图,都是元朝的宰臣,虽然宋是元的前朝且为元所灭,仍然肯定它的长处,还特地说到当年宋太祖统一天下之时,曾以勿杀百姓之言告诫曹彬,元世祖平宋时也吸取这一点,而使“吴越之民,市不易肆”。

阿鲁图将《宋史》进呈元朝皇帝时,元朝皇帝说了一番话:“史书所系甚重,非儒士泛作文字也。彼一人君行善则国兴,朕为君者宜取以为法;彼一朝行恶则国废,朕当取以为戒。然岂止做小人君,其间亦有为宰相事,善则卿等宜仿效,恶则卿等宜监戒。朕与卿等皆当取前代善恶为勉。”

看来,“善可为法,恶可为戒”,还不仅是修史者的座右铭。



宋哲宗元符二年(1099年)八月初三,时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惇在上呈《神宗实录》《神宗帝纪》之后,又上呈《新修敕令式》。《宋史》记载:章惇在哲宗面前进读,其中有元丰时没有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,哲宗说:“元祐也有可取的吗?”章惇回答说:“取其善者。”(《宋史》卷18)这一问一答相当精彩,使人如见其人,如闻其声。这样的对话,在《宋史》中并不多见。

元丰是宋神宗的年号,元祐是宋哲宗的年号,宋哲宗即位时还不到十岁,是与太皇太后(即神宗时的高太后)“同政”

新人新作

玉露剑

□元光美



隔天一早,我特意来探一探它的花。果然,松散的总状花序上开了有六七朵,花朵不大,大概只有指甲盖大小,与吊兰开的花十分相似,花瓣边缘带有明显的线条,微微往外卷,颜色非纯白,有些淡淡的紫色点缀,精致得像小女孩连衣裙的蕾丝花边。整条花剑相比昨日弯曲了些,应该是上半段开花增加了它所承受的重量所致。